

张学良与台湾

五十年幽禁生活纪实

晓 萧 编

光 明 日 报 出 版 社

新编张学良资料丛书

张学良与台湾

五十年幽禁生活纪实

晓 萧 编

光明日报出版社

(京)新登字 101 号

责任编辑 邓小飞
特约编辑 肖漠玲
装帧设计 萧 萧

张学良与台湾

五十年幽禁生活纪实

晓 萧 编

*

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永安路 106 号)

邮政编码:100050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彩虹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1/32 印张 10 字数 260,000

1991 年 11 月第 1 版 1992 年 5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21,920—29,920 册

ISBN 7-80091-175-6/E·120

定 价 6.00 元

目 录

张学良的幽居岁月	〔美〕傅红霖	1
张学良的隐居生涯	佚名	31
张学良将军在南京被扣的几天	王中立	54
张学良将军在南京被扣留内幕	李淑	59
张学良南京受审纪实	鹿钟麟	61
南京高等军法会审审判张学良的经过	李烈钧	69
我在军统十四年的亲历和见闻	王方南	76
张学良被军统局监禁略述	张严佛	79
张学良将军被囚琐记	邱秀虎	88
张学良将军被囚禁时的情况	沈醉	112
张学良将军幽禁生活片断	周大文	118
张学良被幽禁的生涯	宋恩夫	121
三访被幽禁的张学良	张治中	125
张治中三访张学良	余湛邦	129
赠张学良将军五首	荒芜	134
身在禁中 心忧国事	张魁堂	138
张学良在溪口的日子	舜祁	143
张学良被软禁在奉化溪口	张明镐	146
记张学良当年在奉化	夏明曦	150
张学良“超度”蒋孝先	夏明曦	154
张学良被囚苏仙岭	邹云峰	156

被软禁在凤凰山的张学良将军	姜宏顶	158
囹圄中的张学良	刘诗训 邹 云	163
张学良在贵州的九年	张明全	168
张学良贵州被囚片断	余湛邦	170
张学良被囚修文阳明洞片断	黄 筑	174
张学良将军在阳明洞的日子	曾 磊	176
忆同张学良将军在桐梓的日子	赵季恒	178
张学良将军被囚桐梓拾遗	庞本驹	185
蒋介石赠鱼竿气煞张学良	胡先锐 鞠九江	189
一九四六年在重庆与张学良的几次会见	李 觉	190
张学良遭终身软禁之谜	徐世江	193
要求释放张学良将军的一次活动	陈 寰	196
一通吁请释放张学良的电文	陈 寰	199
张学良二三事	王益如	203
帅府今犹在,少帅何时归?!	刘 润	206
张学思与张学良	刘永路等	209
拳拳骨肉情 悠悠长相恨	汪东林	216
张怀英回忆大哥张学良	张高峰	221
草长莺飞春暮 怀人风雨江南	陆静嫣等	224
将军手拨乾坤转 淑女心期玉雪清	曹振中	232
张学良在台湾	孙玉清	240
张学良去台四十年	王世刚	249
我们见到了张学良先生	张素我	251
我在台湾结识了张学良将军	洛 父	253
张学良在台湾	袁光强	256
于凤至和张学良的结合与离异	窦应泰	260
张学良与赵绮霞的爱情	张德荣	274
张学良与赵四小姐近况	林 旭	292
张学良儿孙在美国	司徒浩	295

张学良赴美探亲	闻 摘	297
张学良离台前答记者问	杨 索	299
张学良在美探亲旅游第一天	港 信	302
张学良公馆修葺一新正式开放	王 谨 傅 旭	304
张学良西安故居开放	金 时	306
沅陵人民欢迎张学良将军故地重游	姜宏顶等	307

张学良的幽居岁月

[美]傅虹霖

1936年12月27日,张学良随蒋介石抵南京后,当天住在鸡鸣寺宋子文公馆。当时张学良虽然行动自由,可以出门拜访朋友,但有戴笠管辖的军统局特务队和南京警察局的便衣警卫跟随。27日这一天,张学良神态自若,并未意识到厄运来临。

30日上午,张学良乘车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开会。抵达之后,张学良一人进入军事委员会,随行人员均在外边等候。过了半个小时,宪兵队二团团长罗友胜带领一批武装宪兵从军事委员会出来,把随同张学良前来的侍从、秘书的枪械缴去。过了两个小时,张学良神色沮丧地从军事委员会出来,一句话也没有说,便登上汽车。因为当他进入军事委员会以后,才知道并不是开会,而是由李烈钧等人组成的军事法庭对他进行审讯,并加以逮捕。

张学良上车之后,汽车并没有开回宋子文公馆,而是开到太平门外孔祥熙公馆。当时孔祥熙及其家人并没有住在这里,事先房子就已经腾空了。张学良被安置在华丽而又雅静的孔公馆。

从这时开始,对张学良的监视已经公开化了。孔公馆的大门外,有军统局的特务及宪兵监视着,张学良已经完全失去了自由。

1937年元旦,高等军事法庭对张学良的判决书和蒋介石向国府请予特赦的呈文同时登于报端。

蒋介石在1937年元月回奉化休养,南京的一切事务由何应钦

主持。蒋介石让何应钦写信给在北平的东北军人戴翼翘、刘哲、莫德惠、王树常特许他们到孔祥熙公馆会见张学良。见面后，他们向张学良报告南京有意派王树常去西安统帅东北军，请张学良写一封信令东北军将士服从。张学良当即表示反对，因为王树常是个老好人，无法控制局面，军队一定会出事。张学良拿起笔准备写信。可他们谈话时有四个人在场监视，并拿着笔和簿子记他们的谈话内容。结果张学良什么也没有写。张学良当时情绪非常不好，似乎有自杀的念头。中央也怕他自杀。

王树常等告辞出来，便找何应钦商量，希望减轻张学良的精神负担，外边不要武装卫兵，铁门不要加锁，警卫人员改用和气的便衣人员，在附近暗中警戒。同时请求把张学良的夫人接来，让他们住在一起，有人在身旁安慰可以避免一个人想不通，发生意外，何应钦一切照办。

张学良被监禁在孔祥熙公馆，对外是秘密的，但仍然有人知道。因有特务的监视而不敢前来探望。张学良的四弟张学思当时是南京军校的学生，前来孔公馆探望哥哥，也被拒之门外。

1937年1月，军统局决定把张学良送到蒋介石的家乡浙江奉化溪口。1月13日，张学良在四个便衣警察陪同之下，乘专机到达奉化。抵达奉化后，张学良被安置在溪口的武岭学校内居住。这时戴笠在溪口成立一个专门监视看守张学良的特务队。这个特务队由戴笠亲自策化组成，他派军统局和宪兵司令部负责，并称之为“张学良先生招待所”。这个组织由特务队长刘乙光负责，下面设有队副，队副专门负责开支。还有队员30人，分四个小组轮流值班。特务队的全称是“军统局派驻张学良先生招待所特务队”。队员的任务是秘密监视张学良的一言一行，有言必记，有行必书，随时向队长汇报。

张学良在武岭学校只住了两天，便迁移到距武岭学校五六华里的雪窦山去了。

雪窦山是全国比较著名的名胜风景区之一。中国旅行社在山

上有宽敞的房子，共有十几间，有会客室、寝室、读书室、洗澡间，设备比较齐全、高档。特务队将所有的房子全包下来给张学良住，陪张学良同住的只有特务队队长刘乙光和许建业，其他人员都住在离旅行社五百公尺远的雪窦寺庙宇里。

在雪窦山，张学良生活在特务的严密监视之下，雪窦山山麓有个“入山亭”，这是上山的唯一要道，这里有宪兵一班人把守，另配四名特务。旅行社门口武装宪兵放哨，张学良的寝室、饭厅、出入的前门后门都有特务日夜值班。张学良犹如笼中猛虎，极度烦躁。

在张学良情绪万分颓丧、精神极端苦闷时，张学良夫人于凤至女士来到雪窦山。这对孤寂、苦闷的张学良来说是一个意外的喜讯，也是精神上的极大安慰。随同张夫人来的有在张家工作多年的王奶奶，以及三名跟随张学良多年的东北籍副官，他们都是为了照顾张学良的生活而来的。

张夫人于凤至在雪窦山时，曾给宋美龄及孔祥熙夫人写信，要求他们设法协助释放少帅，他们却一字未回。于凤至住了不到一个月就回上海去了，赵四小姐来陪伴他。以后于凤至和赵四小姐轮流来溪口陪伴张学良。自从这两位夫人来到雪窦山后，张学良由沉默寡言变为谈笑风生，愁云密布的脸上出现了笑容。

于凤至或赵四小姐每次由上海来雪窦山换班时，都带很多东西交给刘乙光，请他赠送给全体警卫人员。在溪口时，张学良每天起床后都要坐在露天走廊，呼吸新鲜空气，然后才到饭厅吃早点。

张学良早餐喜欢吃火腿、鸡蛋、牛奶、金山桔。午、晚两餐有八九个菜，饭后有水果。还喜欢喝可口可乐。宋子文曾寄来整箱外国水果和可口可乐，有时军统局也委托中国旅行社代购。张学良有时也喝咖啡，但很少喝酒，也不吸烟，只是有时在饭后偶尔抽上一支。

张学良爱运动，尤其是爱打网球。除了常去雪窦山游览名胜之外，他得知在奉化附近的新昌县有一个大佛寺，便通知刘乙光要求前往游览。经刘乙光向戴笠请示得到批准后，便同赵四小姐等十余人乘车前往。寺里的和尚看到来了这么多人，又很有派头，认为是

大官来临，方丈亲自出来迎接，并向张学良详细介绍了大佛寺的情况，然后又准备了三桌丰盛的素斋招待贵宾。张学良在寺内游览一番，临走时，送了 60 元钱给寺庙。

张学良在溪口时，除了游山玩水、打网球外，便是看书。他在书房里除了他自己托人从上海买来一些英文画报和外文杂志及书籍外，军统局也给他订了《申报》、《新闻报》、《时报》。张学良喜欢阅读外国画报，宋子文经常给他邮寄，每次都有二三十本。每次警卫人员到宁波购买物品时，张学良都亲自开书单，让他们替他购买。于凤至和赵四小姐轮流来时也给他带来书刊杂志。凡是给张学良的书报一律由军统局转交。

每天饭后，张学良常拿出跳棋和警卫人员玩，或要他们陪他打乒乓球。

张学良在溪口时，国民党的一些高级官员曾经到雪窦山看望过他。如张作霖的朋友东北耆宿、国民党参政员莫德惠，千里迢迢来到溪口看望张学良，张学良对莫德惠很尊敬，见到他就象见到了亲人一样，双方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只以热泪盈眶表示心情。

在西安事变扮演重要角色的端纳也来溪口看望过张学良，张学良还特别以西餐招待了这个外国顾问。事后张学良说：“想不到他也跑来看我。”

本溪口看望张学良的要人还有：宋子文、汪精卫、钱大钧、陈布雷、吴国桢、贺耀祖、祝绍周、何柱国、宋子良、董显光等。张学良招待吃过饭的有：汪精卫、莫德惠、宋子文、端纳、贺耀祖、董显光等。

汪精卫由董显光陪同前来吃过午饭（董显光是蒋介石的老师，可能是蒋介石派来监视汪精卫的），张学良同客人乘轿游山逛景，观赏名胜。汪精卫的游兴很浓，张学良曾几次问汪精卫累不累，汪精卫都回答说不累，分别时双方都很客气。

宋子文来雪窦山时，曾在山上住了一夜，两人促膝长谈，宋子文还有意想将他在美国的女儿许配给张学良在美的儿子。

第二天清晨分手时，二人均依依不舍。张学良的四弟张学思也

来溪口看望过他。

邵力子、傅学文夫妇和张学良情谊深厚，为了解除张学良的消沉和寂寞，在雪窦山陪同张学良住了一个多月。

邵力子夫妇离开雪窦山后，国民党中国银行总裁贝松荪夫妇和浙江省警察局长赵龙文夫妇先后来山上陪同张学良住了一段。

1937年春天，蒋介石同父异母的哥哥蒋锡侯死了。在溪口开吊时，国民党要员很多人前来溪口吊孝，开吊那天，张学良在刘乙光率领的警卫人员陪同下也去了。

西安事变后，蒋经国携同俄籍妻子及儿子蒋孝文于1937年4月由苏联回到南京晋谒父亲蒋介石后，即返回老家溪口，在雪窦山游览，住在妙高台蒋介石的一幢别墅内。知道发动“西安事变”的张学良住在雪窦山的中国旅行社内，提出要见张学良，经过刘乙光的允许，偕同俄籍妻子前往中国旅行社内拜访，并以侄子的辈份称呼张学良，蒋经国与张学良先后在山上见了三次面。但据某一资料说，张学良与蒋经国在溪口相遇三次，但因彼此均不认识未打招呼。

在雪窦山时，有一件事使张学良非常不愉快。三月初的一天，张学良坐滑车杆游山归来，在雪窦寺庙门口有一女人朝着张学良等人，用宁波土语指手大骂。待查明之后，才知道此女人是在西安事变时，被打死的宪兵团团长蒋孝先之妻。因她的丈夫被刘多荃一〇五师打死，便怨恨张学良。因她来雪窦山为她死去的丈夫做佛事，探知张学良也住在该处，见张学良游玩归来，便被口大骂。

张学良在这些日子里，虽然书籍很多，但他在书房里一点也坐不住，心境不好，如坐针毡。除了游山玩水、打网球、下棋以外，张学良还参加警卫队打靶，甚至还扶乩消遣，打发时光。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中国进入了全面抗战阶段。这天，平常不喝酒的张学良也兴奋地喝了一点酒，他认为他发动西安事变的目的终于实现了，被日本帝国主义压迫的中国人民终于团结地站起来抵抗日军的侵略了。当时他慷慨激昂地挥舞着手对警卫队

队员说，他要带东北军打回去！张学良写信给蒋介石请求参加抗日，但他的爱国热忱和愿望未被接纳，蒋介石回信拒绝，并叫他好好读书。接着军统局局长戴笠特来雪窦山住了两天，暗中观察张学良的行动。

到雪窦山一个月后，张学良要刘乙光从北平请一位六十多岁、前清举人吴老先生来雪窦山讲解古文。

自从吴老先生来到后，张学良看到警卫队的队员均是年轻人，便和刘乙光商量组成一个读书会，利用闲暇时间学习古文。读书会规定每天读书三小时，每逢星期三、星期六两天由队员轮流发表读书心得。

吴老先生每天摇头晃脑，哼哼叽叽，除了讲学以外，与年轻人似乎没有什么可谈的。读书会的星期三、六活动，吴老先生有时参加有时不参加。张学良对该读书会兴趣不浓，陪伴他读书的特务更没兴趣，不久吴老先生离开雪窦山，读书会也就结束了。

1937年中秋之夜，张学良与刘乙光及其它陪伴人员一起饮酒赏月。张学良眼望如盘圆月，联想起山河破碎，白山黑水遭蹂躏之惨状，胸中愤懑难以抑制。他对大家说，我带你们去打日本去！

中秋节后三天，张学良住的雪窦山中国旅行社招待所突然失火，山上无水，没办法抢救，不到一小时，招待所全部烧毁。刘乙光秘书一面向南京请求如何安排，一方面安置张学良暂住雪窦寺。

不久南京打来电话，指令张学良移在安徽黄山。随后南京派来了七八辆小汽车，其中有一辆是宋子文送给的，还有十三四辆大卡车。每辆卡车都安装有一挺对空高射枪，以防日军的低空扫射。

1937年初冬，张学良等人从浙江奉化溪口出发抵达指定的目的地黄山。看管张学良的特务头子选中了北洋军阀段祺瑞所建的别墅“居士林”，作为张学良下榻之处。这所别墅房间很多很大，原来有人住着，因张学良来了，事先通知那些人搬到别处去了。他们沿途都是这样做的，假如有人住着也一定让他们搬走，但付给他们的房屋租金一定比别人多好几倍，所以并没有人表示不满。

每到一处都由许建业负责找比较干净的房屋给张学良夫妇做卧室。不过在当时的中国乡村和小市镇想要找到一处干净一点的房屋，并不容易。

张学良过惯了军人的生活还能适应，但于凤至却有些受不了。于凤至虽对乡间生活不习惯，但从来不讲半句埋怨的话，也没有不愉快的表情。自从八一三上海炮战发生之后，上海沦陷，赵四小姐由上海移居香港，以后就没有去过溪水。在漫长的行军途中，一直由于凤至夫人陪伴张学良。

黄山原来是受伤的空军军官疗养之处。可是张学良一到，黄山上的温泉便归张学良专用，禁止那些疗养的空军进入温泉区来。起初，年轻的空军军官对张学良很不满，后来由于知道了张学良的特殊境遇，他们逐渐对张学良同情起来。由于他们对张学良的同情，所以千方百计地设法想接近他。但刘乙光等不管那些空军军官们如何要求，始终拒绝他们的请求。

张学良除了到黄山风景区游览之外，便到温泉沐浴，一天要洗好几回。三天后，突然黄山当地县政府派专人来找刘乙光秘书，通知南京官邸来了长途电话，叫他赶快去接听。电话是蒋介石亲自打来的，询问他们在路上的情况，以及在黄山的情形。同时，蒋介石要刘乙光随时报告以后的行动。

张学良在黄山前后住了不到十天，玩得很痛快。有一天，张学良感到无聊，提议到河里捉鳊鱼，而且要照着黄山当地人抓鱼的办法。先用石头在河边堆起一个圆圈，特别预留一个缺口，在石圈中间撒下许多用油浸过的白米，静候鱼进入圈中。张学良等人在傍晚把石头堆好，撒上米。第二天一大早，他们又赶到河畔，先忙着把缺口堵好，然后再到石头圈里去摸鱼，果然已经圈住了20几条鳊鱼，而且还有许多黄鳝。

南京沦陷后，黄山附近的情况也渐呈混乱，治安很坏，戴笠下令张学良离开黄山，移往江西萍乡暂住。

抵达江西萍乡以后，最困难的一件事就是替张学良找一所合

适的房子。萍乡是个山城，找不到合适的住所，结果找到一个旅馆暂时住下来。三四天后，在距离萍乡城三四华里的地方，找到一栋石建的两层小洋房，闹中求静，环境非常幽雅。此房主人姓李，曾在北平清华大学任教，是位老教授，李教授夫妇带着儿女居住（另一资料说姓萧）。

李教授是萍乡当地人，能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他的女儿年轻活泼，和于凤至谈得来，渐渐这位年轻的李小姐成为这个小团体的唯一客人，给他们增加了很多轻松气氛。因为特务们知道他们没有什么政治背景，也非常欢迎和他们来往。

于凤至喜欢听流行歌曲，随身带着一架留声机和许多唱片，经常听唱片消遣。那位李小姐也非常喜欢唱歌，对于唱片很感兴趣，最初李小姐给于凤至写条子，要求把某一张唱片多唱两次，后来于凤至不在时，索性就借给她去听。

在兵慌马乱中奔波，张学良的情绪自然不好。不过张学良为人豁达、随和，在黄山时，就整天游山玩水作消遣。但是萍乡是一个小县城，街道不多，更谈不上热闹。附近也无名胜古迹，无处可去。张学良在萍乡时，非常苦闷，平时只好看书作消遣。

萍乡附近有一煤矿，有一天张学良实在闷得慌，便提议去煤矿参观，于凤至不感兴趣，就留在家中和李小姐谈天。

张学良在刘乙光秘书的陪同下到了矿场，场方接待了他们，并发给每人一套工作服套在外衣上，发个小手电筒做照明用。张学良很高兴，率先套好了工作服，由矿场主人领着，坐小火车进入煤洞。那个洞很长，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小火车行走 10 分钟左右到达工作地点，煤洞里面没有什么可看的，空气又太坏，张学良已没有来时的兴致了，大家便匆匆登车出洞。后来刘秘书等人又发现在西门外有一个山洞，相传这个洞可以一直通到湖南的安源县，但从来没有人敢进去，据说山洞里藏有毒蛇猛兽。张学良得知后大感兴趣，立刻嚷着明天就去，同时还叫警卫队员们准备一切游洞应用的东西。第二天张学良偕队员们带着火把、手电筒、木材、鞭炮等等，队

员们除了随身带着手枪外，还特别带去了两枝冲锋枪，便向山洞出发。

到达山洞，大家齐集在洞口稍息。这个洞口有十几丈高，洞里还有一条小溪从洞外流向洞内，水源也不知道从何而来。很多警卫人员因仗着人多又携带了武器、鞭炮等物，争着要进洞去看看，张学良也主张进去看。决定进洞之后，先燃起一大串鞭炮丢进洞里，“劈劈叭叭”一阵爆响之后，主要是吓一吓隐藏在洞里的“毒蛇猛兽”，大家拿着武器、火把等直贯而入。洞口很大，但是越走越小，走了约莫十余丈之遙，竟只能容一个人行进。前面由两位警卫员持冲锋枪开路，张学良则紧紧跟在后面。洞里的路高低不平，上上下下，而且阴暗潮湿，步行甚滑。约半里路，又豁然开朗，山洞较前宽大，阳光从岩石缝隙射进来，如同探照灯一般。突然发现地下有很多很大的野兽足迹，而且是新印上去的，泥土显得松动。张学良担心起来，便在洞里大声叫不要再往前走了，赶快出洞。

张学良在萍乡住了约两三个月，军方在住所附近修建了一个网球场，为了让张学良烦闷时有地方消遣。

此时南京已经沦陷，国民党政府要员开始纷纷西逃，蒋介石到重庆以后，已无暇和刘乙光等联络，张学良的行动都是接受戴笠的命令。萍乡不但风景不好，而且冷雨绵绵，张学良心情低沉，身体也不十分好，由于缺乏维他命B，时常发生腿肿的毛病，这时连双脚都肿了起来。

在萍乡时所有看守的人，连宪兵连的兵也改穿便衣。平时张学良去街闲逛，或者顺便到店铺去看物品，买点零用东西。每次出门，身边只带两名便衣队队员，后边远远地跟着两名便衣宪兵，以免引人注意。

有一天，突然接到戴笠来的一封电报，要张学良移往湖南郴州附近的地方。张学良也巴不得离开萍乡。

张学良等离开萍乡，直奔湖南郴州。沿途经过较大城镇时，张学良夫妇忙着收购网球、羽毛球等。有一次竟把某地商店里的网球

和羽毛球、乒乓球都买光了。及至付款时，应副官拿出 100 元中央银行的大钞票来找钱，不料那个铺子竟没有见过如此大的钞票。

当张学良等人走到离郴州不远的一个名叫凤栖渡的地方，因为住处尚未觅妥，所以暂停前进。恰巧凤栖渡有一所很大很古老的房子，就在那里暂住下来，并且立即派出“设营队”前往郴州附近找房子。“设营队”在郴州城外苏仙岭找到一所大庙，叫苏仙庙，庙内古屋很多，只有几个和尚居住。庙宇很大也很破旧，附近荒烟野草，荆棘丛生。苏仙岭离城有四华里左右，从山脚登山顶古道，林木耸立，风景宜人。

苏仙庙是四合院式的古老建筑，大小有 20 多间房屋，年久失修，垣破壁颓，附近也无村寨，只有散落的几户人家。刘乙光雇工人大修一番，等一切修好后，才请张学良夫妇从凤栖渡搬上山去住。

张学良每天晚上有洗澡的习惯，即使没有澡盆，在木桶里泡泡也好。一路上十分不便，到了郴州，因山上有很好的泉水才解决了这种困难。张学良等人从凤栖渡搬到郴州城外的高山古庙，要比在萍乡局促的生活强得多，张学良的情绪也不同了。有一天，副队长许建业陪张学良打网球，不小心把网球拍挥到腿上，腿麻木不能移动。张学良即叫人提了两个木桶，放在地上，又叫人烧了一锅热水，倾入一个桶内，另外一个桶里却装满了冷水。他先叫许建业把伤腿放在热水桶内浸着，等腿浸得发红，拿出来又放在冷水里浸一阵，再放回热水里去，如此交换地放进放出，不一会儿，许建业副队长的伤腿居然被治好了。

这个办法灵验以后，凡是队员们身上、臂上，或是腿上有了小毛病，都如法试治，而且每试必灵。据张学良讲，这个方法并非他所发明，而是从意大利墨索里尼那里学来的。张学良的性情原来好动，但自从离开溪口以后，在情绪上似乎一直打不起精神来，以至到达郴州后，除了刚搬到山上那些天游山打猎外，渐渐就不想外出了。张学良的转变是与他迟迟不得恢复自由有关。当“七七事变”发生以后，张学良感到兴奋，尽管表面不做任何表示，但心中暗想

不久就要恢复自由了。在未离开溪口以前，张学良还在想着蒋介石在团结抗日的大目标下，放他出去为国效命。等到离开溪口时，张学良有些失望，但未绝望，一直等到由萍乡移居郴州，张学良开始感到绝望了。这时他知道在抗日这个大号召下，他如果没有出去的机会，那他恢复自由将非一朝一夕的事了。

在这一段日子里，张学良的情绪不好，使监视他的特务们也无精打彩。刘乙光和许建业怕他闷出病来，千方百计地要他出去走走。有一天，大家向张学良提议到卫阳街上逛逛。张学良勉强答应了。那天一路上所遇到的多是伤兵，有时由于行车不慎或是按喇叭太响，干扰冲撞了伤兵们，立刻就会引起冲突。好在张学良一出去最少是前头两部小汽车，后面又跟着两部大卡车，卡车上载满全副武装的卫兵。张学良觉得这样前呼后拥的游街精神上是很大的负担，为了避免麻烦，他又不主张出去了。

张学良大部分时间看书看报，刘乙光等见他常闷闷不乐，不讲话，大家又动脑筋，要替他消愁解闷。最初大家鼓励张学良每天打四圈或八圈麻将消遣。牌桌子一推开，张学良、于凤至、副官、刘乙光、许建业都得上桌，否则凑不够手。张学良打牌的方法是每副牌一拿到手，无论饼、条、万，只要有五六张同样的，便做清一色或混一色，实在不行就做十三么，有时也会做成功。但张学良每打必输，若是手气太坏，他坐在桌旁会呵欠连天。日子一久，张学良对打麻将也不感兴趣了。刘乙光等人只得又换一种新花样，找他下象棋。张学良是一个好胜心理极强的人，他赢还好，如输了非要拉着对手再下一盘不可。宪兵队有一名叫“小钢炮”的队员，棋比张学良下的稍差，张学良经常以他为对手，向他挑战。这位“小钢炮”对于下棋也非常认真。他和张学良的脾气差不多，如果输了，也是没完没了。在这种旗鼓相当的情况下，张学良越下越起劲。后来这位“小钢炮”参加抗日军，在一次作战中阵亡了。

除了下象棋以外，为替张学良消遣，监视他的特务又开始下围棋。下得厌烦时，许建业会拉胡琴，张学良虽然从未吊过嗓子，但记